

## 張美瑛 慈悲喜捨放長情

瞿欣怡 2007/8/31

更生人楊振堂打死台大副教授謝煥儒的事件，引起台灣社會的恐慌；然而，謝煥儒的妻子，張美瑛，卻在第一時間選擇原諒。她的寬容，安撫了所有人的不安，...採訪謝煥儒夫人，對我而言也是煎熬。經歷喪夫之慟的她，傷口尚未平復，我去探問她的內心，是不是太殘忍？

2007年7月23日，謝煥儒在河濱公園遭毒癮發作的楊振堂用棍棒打死，她的妻子張美瑛馬上從花蓮趕回台北，在飛機上她不斷默念：「南無阿彌陀佛。」台北傳來的消息只告訴她丈夫病危，她不知道其實丈夫是被亂棍打死，心裡還抱著一絲希望，希望丈夫可以化險為夷。

然而，當她趕到醫院時，丈夫已經往生，慈濟的同修們也已經趕到醫院為丈夫接引。她沒有呼天搶地的大哭，也沒有咒罵楊振堂，她默默流著眼淚，靠在丈夫耳邊輕聲地說：「爸爸，我們原諒他。」因為在佛教信仰中，人往生時，耳識是最後離開，若丈夫能夠聽見她的聲音，她只希望丈夫走得無牽掛。

### 看破無常，當作還前世的債

她說：「我不要丈夫帶著仇恨離去，若是前世欠下的孽債，還了，當下解脫；如果沒有欠，那他就是示現菩薩，用死亡喚醒社會大眾要對更生人伸出援手。」張美瑛擦乾淚水，說：「無論原因為何，我都欣然接受。」驗屍當天，警方借提楊振堂到現場做筆錄，他不停地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張美瑛不恨楊振堂，她說：「我要如何仇恨一個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的人？」

「明天先來，還是無常先來？」張美瑛說：「上人（證嚴法師）常常教誨我們，我卻只是沒感覺地聽了就算了，直到這次事件，我受到很大的震驚，才真正體會了無常。」

在警方交給張美瑛的遺物中，有張發票，謝煥儒買了麥片、果汁，為孩子張羅早餐。當時在家裡接到警察電話的，是唸大學二年級的二女兒，她哭著說這種人都不值得原諒；大女兒對著報紙上楊振堂的照片一直畫叉，寫著：「雜碎雜碎雜碎！」小兒子才剛升高二，每天晚上，他要躺到父親的床上才能睡著。

謝煥儒一直是孩子的大玩偶，會故意改編歌曲，跟孩子一起大唱：「小小姑娘，清晨起來，一不小心，跌入毛坑！」他自己的童年卻很刻苦，大學聯考時雖然考

上高雄醫學院，卻因為家貧而改唸台大植物系，因為哥哥已經先考入台北醫學院，家裡只供得起一個孩子唸醫學院。唸台大時，謝煥儒沒錢買車票，總在清晨花幾毛錢買兩個饅頭，從台北走上一整天才回中壢老家。

這樣一個好人卻被壞人給殺了，為什麼要原諒？謝煥儒的學生哭著打電話給張美瑛問：「師母，你怎麼能原諒他？我到現在還是好恨。」張美瑛卻說：「楊振堂也是可憐，他的養父養母早死，養姊也不肯再收留他，我們要怎麼怨恨他？」

### 療癒傷痛，深思生命真價值

張美瑛又說：「我也沒有第二個 45 年來怨恨了。」原來，張美瑛的童年也充滿傷痛。45 年前，她自己就是直接受害者。當時經商的父親被朋友倒債，父親只好倒其他親友，天天有人到家裡討債。複雜的人來人往讓念小學的張美瑛被人傷害，她不敢告訴父母，幼小的她認定唯一解脫的方法就是自殺，她無時無刻不想著自殺的方法。

還好菩薩悲憫她。有天，她在家附近的大樹上看到一句話：「常唸觀世音菩薩消業障」，年幼的她不懂佛法，想說家裡從小拜觀世音，跟著念總沒錯吧。過沒多久，鄰居發生了兩件事，讓年幼的她比別人還早領悟到生命的可貴。

有天，隔壁鄰居的大哥哥跟女朋友去划船，沒想到船翻了，大哥哥不幸淹死。在喪禮上，大哥哥的母親駝著背，用柺杖打棺木大哭說：「你這個不孝子，怎麼可以讓我白髮人送黑髮人！」她驚覺如果自己自殺了，只是把一切的苦丟給父母。

不久之後，鄰居有對夫妻吵架，妻子氣不過上吊死了，她的父母堅持開棺驗屍。他們商借張美瑛家的騎樓驗屍，小小張美瑛在一旁看了更是心驚，鄰居太太還留下兩個年幼的孩子沒娘疼愛。

這兩件事讓張美瑛了解：「人要好好活著，因為我們對別人有責任。」漫長的青春期，張美瑛更不斷思考：「我活下來，生命的價值是什麼？」

考上台大歷史系以後，張美瑛在登山社認識謝煥儒。講起丈夫，張美瑛總是帶著笑。謝煥儒家境貧窮，身高又只有 153 公分，獨獨張美瑛看見他的內心善良又有正義感，她甚至認為，嫁給謝煥儒是她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，她說：「如果我可以幫助他成家立業做好事，不也很好嗎？」

### 從心放下，欣然看待生死題

當電視新聞播出張美瑛選擇原諒的新聞後，一位慈濟的張老師打電話給她，原來在四十幾年前他的父親也是被壞人打死，他的母親滿心仇恨。在電視上看到張美瑛選擇原諒後，他反問八十幾歲的老母親：「我們當年非得要一個公道不可，得到了什麼？除了將壞人關起來，我們沒有時間療傷，全家人都得靠精神科醫師開藥才能過日子。如果我們當年選擇原諒，是不是會不一樣？」

張美瑛也聽說鄉下曾經有一個賣豆漿的婦人，非常愛漂亮，每天清晨都會打扮得很美才去煮豆漿，有天清晨，歹徒打開半掩的大門，不只搶了她全身的項鍊珠寶，還把她推進滾熱的豆漿裡。婦人往生後，警方仍遲遲無法破案，她的家人便在婦人下葬時，讓她一手拿著利斧，一手拿刀，要她化爲厲鬼追兇復仇。他們告訴張美瑛，他們真的好後悔當初爲什麼不能讓死者好好安息？

在謝煥儒的告別式上，張美瑛送給參加的親友一本《生死皆自在》，書的封面上寫了一段話：「遠去的親人已如一只飄揚的風箏，假如有一根線把它拉住了，這個風箏就會一直掙扎；祝福它，放下它，就讓風箏自在飄到它該落地的地方。」

當瘦弱的張美瑛微笑說：「對於這一切，我欣然接受。」旁邊的人都紅了眼眶。

去找張美瑛前，我爲自己找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最後我才安了心，因爲我不是探刺他人傷口，而是真心想知道：「我們要如何原諒犯錯的人？人要如何學會寬恕？」

美瑛師姐謝謝你，你讓我終於懂得什麼是「慈悲喜捨放長情」。

本文原刊載於九月號 30 雜誌